

盲

樂

師

克羅連科著
張亞權譯
耿濟之校

文學研究會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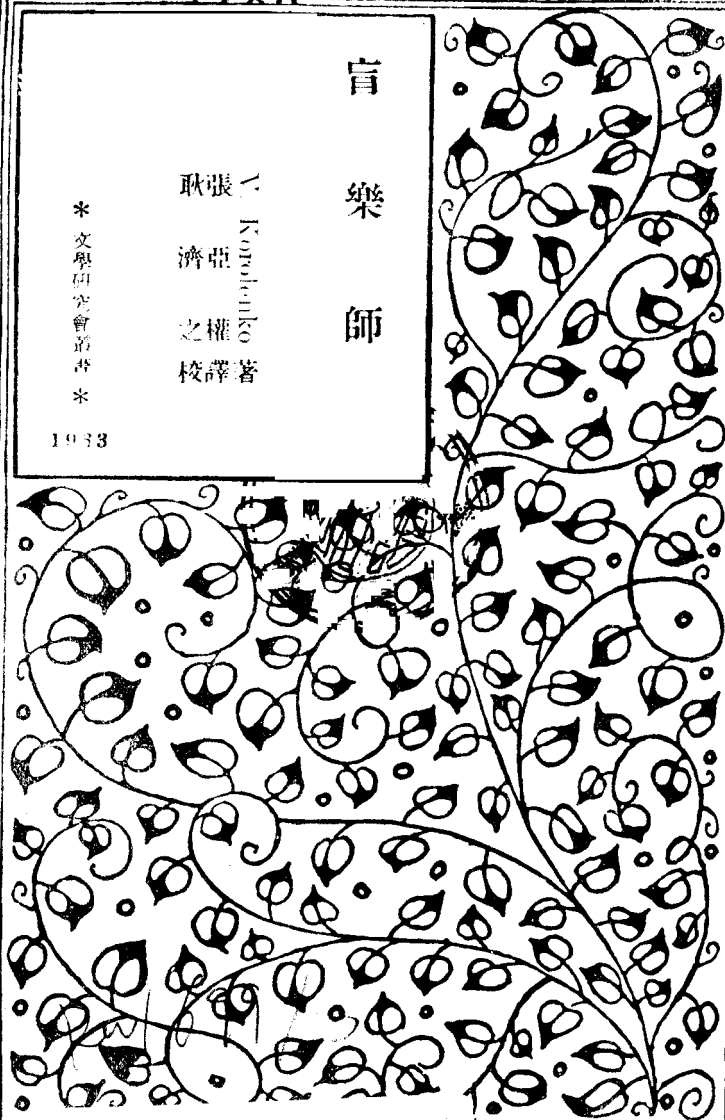
商務印書館發行

盲
樂
師

張亞權
Korolenko
之權譯
耿校著

* 文學研究會叢書 *

1933



中華民國十五年一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月國難後第一版

(三二九九)

究書 盲樂師一冊

Slepoy Muznitant

每冊定價大洋柒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 V. Korolenko

述者 張亞權

訂者 耿濟之

行兼刷者 上海河南路商務印書館

行所 上海及各埠商務印書館



W. Kopylov

耿序

摯友張亞權愛好俄國文學。當他與我同在俄國，朝夕一同辦事的時候，我每勸他譯幾部最心愛的俄文學作品，以獻國人。他首先選出克羅連科的盲樂師一書，說這是他平日最愛讀的一書。我當時極力慫恿他着手譯出，他答應了，却以我替他校閱和作序爲條件。

事隔兩年，亞權早於一年前回國去。從信札裏我曉得他的譯述雖然走得極慢，却沒有停頓着；新近他譯成後特地將稿本郵寄來，要求我履行條件。我也是愛讀盲樂師之一人，怎能不樂爲之序呢！

盲樂師是一本精密的心理分析的作品。牠敘述着一個生而盲目的人怎樣藉聽覺觸覺等的印象力，在心理、智識、道德和社會各方面發展，怎樣願意領受着，趨向着一生無福享受，爲造化所吝而不與的『光明』。盲樂師從小處在美滿的家庭裏，從未受過外界的磨折和物質方面的困苦。他的環境是天造地設爲常人所不易得到的：既有慈母，是爲人模範的，聰明而有學問的婦

人；又有舅父瑪克西姆，勇於任事，富有經驗學識，以人道主義爲懷，所謂「六十年代」的英雄；復有終身愛他的膩友而兼妻子，稟性幽靜的愛威立那。母親用她的慈愛陶養他，瑪克西姆用他平生的學識教育他，愛威立那用她純潔的愛情吸引他，使他成爲一個有教育、有幸福、毫不感覺着缺憾的青年。

但是教育和感化的力量終敵不過人類天然的本能。盲人仍舊要尋找那不可能得的光明。他爲着光明痛苦着，爲着光明幾乎一病至死。終究他祇能安於悲苦的命運，發展他音樂的天才，從音樂裏得到人生的興趣和目的，還行使博愛的精神，使周圍無窮數不幸的人得到一點幫助。

克羅連科是具有一定主義和見解的文學家，是深沉地觀察人生的文學家；同時却能把那現實的思想和人生裝在「美」的形式裏——這是克氏作品的特點。音樂師一書便是克氏發揮他這種藝術特點的一部作品。此書簡直可作爲音樂讀，簡直就是一部好樂譜。書中有幾處，如「盲孩嗜愛音樂」、「與愛威立那敘情」等數段，讀者尤能見作者藝術的手段。同時的俄文學家柴霍夫讀此書時極注意到這一點。柯勒基說，托爾斯泰讀此書時也曾問過別人，克氏是否爲

音樂家。克氏也自述他寫小說時每字每句都要使其各得其所，互相諧協，如編樂譜一般。

克羅連科的盲樂師出世以後，頗引起當時俄國文學批評界的辯論。因為克氏此書的主旨在於盲人心理的分析。『本書根本的心理的主旨爲本能上對於光明有機的趨向。書中主要人物心靈上的危難及其解決都由於此。』（克氏盲樂師第六版自序。）但是有許多批評家不承認生而盲目的人有本能上對於光明的趨向。如罷邱施闊夫（F. D. Bachushko）說：『別人的心靈是最黑暗不過的所在，所以生而盲的人本不知光明爲何物，有否天生本能上對於光明的趨向？這個問題僅選擇各種外界的觀察即可完全加以「一概抹殺」的解決是不可能的。……』文格洛夫（S. A. Vengeroff）也說：『盲樂師用極大的藝術寫成，其中有許多好的章段，但作者的主旨——心理上描寫生而盲的人對於外界觀念的發展——不能認爲成功。』

不過我們就文學論文學。盲樂師本來是文學作品，並非嚴密的科學著作。對於這方面許多批評家差不多一致承認盲樂師爲有價值的文學作品。意大利批評家欽波里（Chiampoli）曾言：『盲樂師可歸在現代歐洲文學最好的作品內，幾與諸名著相鄰……』阿亨瓦爾德（U.

Athenwald) 在俄著作家影像一書內對於音樂師也有極好的批評。

至於我友張亞權的譯文經我校閱一過，文字和意思方面都無若何錯誤。譯筆亦極忠實，固然略嫌不甚華麗。書中有不少難譯處，却是極重要，極傳神之筆。亞權在翻譯時頗用工夫。譯成後我總覺與原文稍有不能傳達真情的地方。我校閱時頗想加以修改，可是想了半天，也找不到適當的中文，比原譯稿更好的，足以傳達原文流利秀美的語調。一方固然慚愧我譯文學的藝術之淺，他方亦可見本書之難譯。這是我校閱時的一點意思寫在上面。

本書已有張君開大的譯本，據說是從英文譯的。但是文學作品的重譯不但沒有什麼妨礙，而且還可得切磋之效。至於這兩譯本孰優孰劣，我不敢輕加批評，因為兩本係自兩種文字譯成。張開天的譯本或許有與原文不符之處，但是其錯誤或須歸在他所根據的英譯本身上，亦未可知。這是我不敢輕加批評的原因。

民國十四年三月三十日耿濟之序

自序

我國近年來社會上一般的學者，努力於翻譯的人實在不算少。然而能求他字斟句酌，將原文的本意完全譯出，恐怕不可多見。我嘗謂譯書之難，莫難於文學；因為各國文學，都有各國文學的優點，譯者想把那種的優點移到自己的國語方言上，不但兩國的風俗民情以及文法構造，勢有難相符合；即本人筆墨能否皆曲盡周詳，談理則層次不紊，使閱者步步深入，無隔閡難明之苦；寫景則清新如畫，使讀者如身臨其境，有近悅遠玩之樂，實在不可必定。那末惟一補救的法子，就是國中譯者對於文學作品不妨重譯總期其明顯精確而後已。曩者，余在俄國時讀俄國文學家克羅連科所著盲樂師一本，見其中描寫盲人心理及對於光亮與環境等等的想像非常精微入理。所以鄙人始從而譯之。比功及垂成，見報端載張君聞天亦有此種譯本已先我而出，故將未竟之稿擱置。旋由俄回國，見張君聞天之譯本，係由英文中譯出者，不但篇章節目與原著不同，即一切情事及作者主要的理論，亦有許多缺略下去的。如第四章第四節原著中有一人就像無盡頭

生活索鍊上的一隻鐵環一般，不過這條鐵索賴人而遞傳，從遙遠的已過牽引到無盡頭的將來……」這都是精華所在，而張君聞天之譯本中都予簡略下去，不能不讓人有些遺憾。所以鄙人雖不能文，然以矯枉杜弊之心切，故又將已停頓之工作繼續完成之，以副精益求精確益求確的意思。如果將來的同志們將此譯本之不足，再為指出，是尤為鄙人之所至盼，尚望讀者有以教我。

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一日譯者誌於京邸

第一章

一

一日夜深西南部一富家生了一子。青年的母親此時已躺在那里暈迷過去。然當屋中飛出來新生子第一次隱弱哀憐哭聲的時候，她閉着兩眼，在牀上翻來復去地輾轉。她的嘴唇一動一動地也不知說些什麼，在她灰白兒童般柔順的臉上，露出來因為不可忍耐痛苦的那種蹙眉弄眼的樣子，就像嬌慣孩子吃了那末嘗經慣的苦味一般。

產婆將耳傾側到她那小聲咕啾的嘴唇旁邊。

病者問道：『因為什麼……他因為什麼？』她這問話的嗓音剛剛地可以聽着。

產婆沒明白她問的是什麼小孩又哭起來了。那病人臉上現出非常痛苦的樣子來，從那合閉的眼睛裏，可就流出淚珠來了。

她那兩片嘴唇又像初次似地低聲問道：『因為什麼，因為什麼？』

這次產婆明白她的問話了，於是不慌不忙地答道：『呵，你問的不是小孩因為什麼哭嗎？都是這樣子，你不必着急。』

但是母親並不能平穩下去，小孩哭一聲，她就抖索一次。並且帶着似發怒似難忍的樣子不住地重問：

『因為什麼……那個樣子……那樣的利害？』

老產婆並沒有在那小孩子哭啼聲中聽出什麼特別的地方，又看見她在那種暈迷之中以為是胡說謊話，可就扔開她，去照顧小孩子去了。

少母住口不說了，可是她那非舉止非語言可能表現出來的極端苦痛，時時地從她眼睛裏擠出大淚珠兒來。這些淚珠從她厚密眼毛裏滴瀝出來，輕輕地從那大理石般柔白的兩頰上滾下去。

也許是母親的心中已經感覺出來，隨這新生子有一種黑暗無出路的痛苦一同落到世間

上現在這痛苦已繫拴在搖牀上，要伴護這新生命以至終老就墓之日了。

雖然，或者這也許是真正諳語無論諳語不諳語，而這生下來的孩子是個瞎子，確是沒有錯誤的。

二

起首兒誰也沒理會出來。這小孩兒也像所有的那些新降生的孩子們一樣，在一定期間之前，帶着那種昏朦不明的眼神各處張看。光陰一天一天地那麼樣推移，這新降生孩子的壽命要計算起來，也就得說多少個禮拜了。他的眼睛明朗了，所有的那種雲朦也都退去，瞳子也明確了。可是小孩永遠也不掉轉過腦袋，去看那被雀鳥歌轉愉快聲和窗下園中林木動搖聲所送進屋來的明亮的光線。母親剛病好，她看出小孩臉面那種奇異的神氣，就非常着急，因為他的臉面老是放在那里不動，還帶着非孩子們所應有的莊重的樣子。

青年的婦人每逢看見旁人好似受驚怕的斑鳩一般。必定問：『請你告訴我，因為什麼他那

樣子？」

『那樣子他和一般同年齡的孩子們一點也沒有區別。』旁人都是這樣平心靜氣地回答她。

『請你瞧瞧，何等奇怪，他找什麼東西都是這樣的用手去摸……』

『這是因為小孩還沒能夠到那手眼合一的時候呢！——這是醫生回答她。』

『因為什麼他永遠往一方向去瞧呢？……他……他瞎麼？』這句可怕的猜想忽然間就從母親的胸中脫出，誰也不能夠安慰她。

醫生將孩子抱在手裏急速地把他轉過對着太陽，看他的眼睛。他也有一點着急了，不三不四的說了幾句敷衍的話，應承着過兩三天再來瞧一躺，就走了。

母親把小孩緊貼在胸脯上，哭將起來，週身發抖，好似受槍的雀鳥一般，可是孩子的眼睛，還是照舊用那不動和嚴澀的眼神瞧看。

醫生過了兩天帶着檢眼鏡果然來了。他點上臘燭將牠拿到小孩眼睛前面，然後再將他撤

開一些，醫生瞧着他的眼睛，最後帶着不高興的樣子，說道：「可惜這個孩子，太太呀，你實在沒有說錯……他實在是個瞎子，並且還是沒有希望的……」

母親帶着一種沉悶的愁容聽了這個消息。

她無精打采地說道：「我早就曉得了。」

三

盲孩子所降生的這個人家，人口並不衆多，除去以上所述過幾個人外，還有父親和舅父瑪克西姆（而舅父瑪克西姆這個名字也是家中人等及衆人公共的稱呼）——父親和西南部普通鄉間大地主一樣：他爲人渾厚和善，又良於監視工人工作，此外如建築機磨和改築機磨等的事體他都很愛作的。就是這個就把他所有的工夫都分去了，所以除吃早飯晚飯或其他類此事體有一定的時間外，他的嗓音在家裏很難聽見。在家裏的時候，他還有一句永遠必說的話：「我那可愛的人哪，你可健康啊？」隨後就坐在掉子旁邊除有時講及機器上的橡木軸和兩齒

輪的情形以外，差不多什麼也不說。所以他那安靜好樂的生活很少影響到他兒子精神的結構上去。

至於舅父瑪克西姆簡直又是一種性質了。在編輯此篇事蹟十年以前舅父瑪克西姆那種好格鬪的勁兒不但近處著名，就是在基耶夫各市場上也沒有不曉得的。大家都很奇怪，怎麼像波拋立牙琴克夫人娘家楊成克那種尊貴的家庭裏能夠有這樣的一位哥哥呢。誰也不曉得應該怎樣對付他，用什麼言語才能取他的滿意。那些上等貴人，對他表示一種敬意，他到以惡言相對；至於對於一般鄉下人那種任意粗暴勁兒，雖然上等社會中最老實的人也必一定要打他幾個嘴巴的，瑪克西姆反能安然受之。到後來瑪克西姆不是爲甚緣故恨惡奧大利人過甚，就住意大利去了。他一走你說怎樣，所有那些安分守己的人們都非常慶幸起來了。到了這個地方他和一個也是好格鬪，不信宗教的割立巴立基派交結起來了。據一般大地主們帶着幾分恐怖的样子傳說，這割立巴立基（註）和一鬼怪結爲兄弟，非常輕侮神父。瑪克西姆既是和這路人來往，他那不踏實無着落的心性自然是終身沒有好盼望咧，可是基也夫各市鎮上從此算稀少了紛

爭，就是那一方爲嚴母的從此也不必提心弔膽深恐孩子們在外生事了。

(註) 當十八世紀在意大利有割立巴立基者組織一黨專爲爭取人民的自由，該氏即爲黨魁。世人遂以其人名作爲其黨之名，凡人其黨者皆呼爲割立巴立基耶亦。

奧國人也有點咬牙切齒地怨恨舅父瑪克西姆在一般地主們向來所最愛看的那個「郵差」報報告欄內於割立巴立基格鬪黨人中，時常遇見瑪克西姆的名兒，直至該報傳說他同戰馬死在戰場上之日爲止後來又在那種郵差報上登載說怨恨瑪克西姆的奧大利人從前磨拳擦掌地等着打那強悍的忒暴者的，(按意大利人的公意以爲割立巴立基所以能支持的緣故賴瑪克西姆一人的力量)有一天把他可就用刀切了，如同切菜一般。

波蘭人想念道：『瑪克西姆死的很慘，』他們認爲這是羅馬教皇教化不善的結果，人人都以爲瑪克西姆是死了。

其實，正與一般人所想見的相反，奧國人的刀並沒有把瑪克西姆那偏拗的靈魂趕出，雖然他的身軀是傷的很重究竟他的靈魂依然存在割立巴宜基的格鬪黨羽把他們珍貴的朋友從